

“最美图书馆”为什么变得不美了

□杜浩

在北京怀柔交界河村，有一家被誉为“中国唯一上榜的‘世界最美图书馆’”的篱苑书屋。篱苑书屋由清华大学李晓东设计，于2011年建设完毕，2014年获得Moriyama RAIC国际奖，被美国知名网站评为世界上“最让人叹为观止的18家图书馆”之一。也由此，篱苑书屋声名大噪，在多家旅行网站上，这座公益图书馆被列入京郊旅游的景点，前去参观的游客也多半给其贴上“文艺”“诗和田野”的标签，但近日这个“最美图书馆”却陷入争议之中。

有微信公众号发文披露说，篱苑书屋中有大量盗版书，比如封皮上注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页却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盗版《白鹿原》，也有翻译混乱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甚至出现了一些有大量色情描写的书籍……这立即引来众多的批评和质疑，“满是盗版书也能称为最美图书馆，篱苑书屋打了所有读书人的脸。”

篱苑书屋中缘何有大量盗版书？书屋负责人介绍说，书屋中的图书七成来自于捐书，因为工作人员的欠缺、疏于管理，随着捐书混进了大量盗版书，

不仅有悖于书屋的公益初心，也对读者来书屋寻求图书的文化品质和精神带来损害。

一座名副其实的图书馆，不仅在于它的文化的公益性，更在于其中的文化“软件”——一册册的图书。这些图书之所以具有存在的价值，在于它的思想性、精神性和文化性，是不能容忍存在思想内容的虚假、欺骗和危害的，这不仅仅是一本书的灵魂、核心意义，对图书馆、书屋亦当如是观。篱苑书屋负责人也意识到盗版书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无论是读者还是书屋都应该把拒绝盗版书、品质意识不良的书作为一种自觉意识和行为……总之，防止翻版书、盗版书流入，保护读者阅读的真实性和纯洁性，应该从政策、法律、道德以及书屋的自我管理方面一起着手解决。

在读者的心中，世上最安宁的地方，莫过于图书馆。图书馆是阅读者心中的栖息地，每一个爱书者都会在心中描绘出自己向往的世界：悠悠飘散的书香，安静阅读的神情，自由的阅读氛围，物我两忘的心灵境界，还有心仪已久的图书……这才是“最美图书馆”的最美之处，是每一个读者不能不依恋的精神家园。但篱苑

书屋被评为最美图书馆以后，再经媒体大力宣扬，已经基本变成一个景点。很多人慕名而来，有散客，有旅行团，有时一天多达四五百人。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因为篱苑书屋里面铺了木地板，要求读者进屋脱鞋以便舒适阅读，但因为人多，特别是夏天，书屋通风差，以至于气味不佳。来访者大多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态，四处走动、拍照，原本安静闲适的书屋，变成了人头攒动、熙攘往来的景点，使书屋完全失去了阅读、沉思的意义和价值。这正反映了人们浮躁、喧嚣的心态，阅读不再是内在的需求，而是当作一种时尚、流行，一种行为秀，他们很难在书屋中坐下来静静地享受和拥有片刻悠闲从容的慢读书状态，又怎能发现书屋真实的美、阅读的美呢？

一家图书馆是否值得读者光顾，取决于藏书的质量而非建筑的外形。近年来，跻身网红行列的“最美图书馆”不只篱苑书屋，但慕名而往的人似乎大都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而非看书。篱苑书屋在远离北京市区的情况下，想要吸引的到底是读者还是游客？渴望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之人，真会在乎读书的地点在山里还是城里？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银翼杀手2049》：关于人类存在的又一次哲学之问

□韩浩月

《银翼杀手2049》是部非同一般的商业电影，162分钟的时长，看似进展缓慢的剧情，在以往，这很挑战观众耐心，但强大的影像张力、强烈的视觉效果以及创作者无处不在的精神注入，使得《银翼杀手2049》具备了非常棒的吸引力。

凭借此片，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完全可以继克里斯托弗·诺兰之后，进入封神的节奏。他们两位都擅长在电影的商业市场上尝试为自己的作品融入浓厚的人文色彩，在故事的悬疑性与影像的未来感上，都有着精心的规划与描绘。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好莱坞规则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反好莱坞”。

去年维伦纽瓦执导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降临》，就给人以惊艳之感。作为导演，维伦纽瓦在空间构造能力、对神秘主义的纯熟运用方面，都展现了他具有挖掘性的才华。看《银翼杀手2049》，会发现这部新片延续了《降临》的色彩、空间构图，其高昂澎湃的音乐，更是《降临》的升级版。《银翼杀手2049》远超《降临》的制作费用，为维伦纽瓦展现自己的全部想法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

没看过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银翼杀手》，也会轻而易举地理解《银翼杀手2049》的故事。尽管两部电影在人物与情节上有着复杂的交织，但维伦纽瓦用影片之外的“编年史”方式，厘清了从《银翼杀手》的2019年到《银翼杀手2049》的2049年这30年间发生的



事件脉络，这个功课使得当年《银翼杀手》的影迷能顺利衔接前情，也能够让新观众在理解《银翼杀手2049》的故事之后，产生对前作的兴趣。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公认的哲学三大终极问题。以这三个问题的角度去看《银翼杀手2049》，会很容易破解K警官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身份由坚定地固守发展到执着地追问。作为复制人，K警官在重走历史上人类曾走过的漫长的困惑之路，因此，《银翼杀手2049》可视为关于人类存在的又一次哲学之问。最后，K警官懂得了人类的爱与牺牲是多么伟大的情感，也明白了当伸出手掌可以感受到雪花的冰凉与重量，是生而为人多么幸福的事情，他找到了答案。

《银翼杀手2049》的戏剧矛盾集中在K警官身上，开始他对自己的复制人身份并无任何疑问，并坚持以自己的警官职责来要求自己严格执行任务，但当一匹童年记忆里的小马被他找到，由此他开始怀

疑自己是真正的人类，于是便像《人工智能》里的机器小男孩那样，踏上寻找可以帮他变成真人小男孩的蓝公主。遗憾的是，结局都是悲伤的，K警官在经历一段“短暂为人”的美好错觉后，永久地“沉睡”了过去。是的，复制人和机器人一样，因为没有灵魂，也就没有死亡。他们永远都是人类的陌生人。

《银翼杀手2049》的娱乐看点，在于影片虚构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未来世界，发达的复制人、人工智能、AR女友，构成了一个与人类并无二致的世界，甚至在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影片里的复制人和虚拟人才是未来世界的真正主宰，人类不过是一直受到阴暗人性支配的渺小配角。

以复制人的故事，来折射真实人类的人生，这既是《银翼杀手2049》制造戏剧冲突吸引观众的关键，也是它引人思考的魅力所在。影片因此产生的代入感，会让观众在观影时时刻去体会角色的内心变化，实现与角色的共同成长，并不断向自己发问，如果我是复制人，会在故事里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银翼杀手2049》的解题方向，不是针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伦困惑，而是穿越当下，回到久远的过去，对人类的存在价值进行一场发人深省的拷问。科技将成为未来人类的主流生活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未来，面对三大哲学终极问题，人们是更清醒了还是更混沌了？这恐怕真的要等时间到达那个节点，才会得到更精准一些的感受。《银翼杀手2049》只不过是提前带我们预习了这种感受。

百度自动驾驶平台，阿里巴巴天猫精灵XI，机器人“小冰”出诗集、开专栏……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不断刷新热搜榜，同时也引发新的追问：人工智能是否会砸了人类的饭碗？在这场“智慧争夺战”中，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最新出版的《未来简史》中，提出“从智人到神人”的设想。进入21世纪后，曾经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等已被攻克，延缓衰老，对抗死亡成为新的课题，甚至有专家认为，“到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老。预想的方式是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并让手、眼、脑都得到升级。在下次治疗之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方式和小装置了。”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纳米技术等正在重塑着世界，在尤瓦尔·赫拉利眼中，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当数据流充分涌动，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未来，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神人。”如此预言，势必引来争论与质疑，但是，这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想象，使人们预判风险，做好迎接的准备。

科技革命给生活带来的益处俯拾即是，无论是人脸识别技术便于消费、破案，还是线粒体DNA技术避免遗传疾病。精准算法改变未来的同时，也将面临诸多矛盾与冲突，比如“三亲宝宝”究竟是否合法，比如综艺节目中的“人机对战”是否合理。不少智能领域专家呼吁，在机器人或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和行为。因此，既要用法律和政策规范人工智能，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性和弹性。这种“成长中的烦恼”，作者在书中的比喻很是意味深长：“我们就像是一座孤岛上的居民，刚刚发明了第一艘船，正准备在没有地图甚至也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扬帆出航。而且事实还可能更糟糕。在这个比方里，这些岛民至少还知道自己活在这片茫茫大海中，知道自己只占据了一小块地方，但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可能也只是住在一座小小的意识岛上，而外面由我们不熟悉的心理状态所构成的海洋，可能无边无际。”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教授戴维·柯普曾发起过一场挑战，他历经七年创造出一个名为EMI的音乐智能实验，专门模仿巴赫的风格，仅一天时间EMI就能谱出五百首巴赫风格的赞美诗。他选出几首，在圣克鲁兹音乐节上演出，观众反响强烈，当得知作曲者是机器人时，炸开了锅，有些人发出怒吼。事情并没有到此停止，柯普为EMI签了合约，首张专辑《计算机谱曲的古典音乐》大受欢迎。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充斥耳畔，俄勒冈大学的史蒂夫·拉尔森前来挑战，提议来一场人机音乐对决，由专业钢琴家连续弹奏三首曲目，作曲者分别是巴赫、EMI以及拉尔森本人，接着让观众投票是谁谱了哪首曲子。柯普愉快地接下了战书，当天数百位讲师、学生和音乐迷齐聚俄勒冈大学音乐厅。表演结束，进行投票，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观众认为是巴赫的其实是EMI，认为是拉尔森的其实是巴赫，而他们认为的是EMI的，其实是拉尔森。

类似的挑战还在继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种挑战中，将会达成诸多共识，那就是实现共赢的那部分——更好地服务社会。万物互联制造出的数据流形成新的漩涡，即便心智升级后的神人似乎也很难驾驭，可是，在最后一刻，人会握有唯一的杀手锏，不是拔掉插头，而是情感联结——爱，这亦是计算机往往看不穿的东西，哪怕它日日升级、更加人性，但它无法理解一首诗歌承载的思念、一杯咖啡带有的体温、一次医院问诊获得的精神慰藉。

我们在啧啧惊叹人机互动加速运转、媒介生活无所不能时，人工智能的虚火也日益显现，理应保持警惕和清醒。三年前，尤瓦尔·赫拉利用《人类简史》阐述人类存在是虚构的现实；三年后，这部《未来简史》就是展望未来，试图探索人类的新任务和新使命——如何与人工智能共舞，这关乎我们更有品质的生活，也关系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

【读书有感】

今天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共舞

□钟倩

【文化论坛】

【观影笔记】